

历史纪实丛书

姜天明 翟立明 著

辽宁古籍出版社

600万 犹太人之死



600 万犹太人之死

姜天明 翟立明 著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4 年·沈阳

(辽)新登字 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600 万犹太人之死/姜天明著. —沈阳: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4. 8

(历史记实丛书)

ISBN 7-80507-240-x/

I. 600…

Ⅰ. 姜…

Ⅲ. 犹太人—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 K516. 44

辽宁古籍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4 年 8 月 第 1 版 1994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 1—5000

责任编辑: 高虹 段扬华 版式设计: 黄金娣

封面设计: 李国盛 责任校对: 陈文本 王晓秋

插图: 姜天明 徐悦

定价: 10.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种族偏见——希特勒反犹世界观的由来…………… 1

第二章

遮人耳目——反犹太人法律的出笼…………… 24

第三章

凶恶暴虐——“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工具…………… 48

第四章

敲骨吸髓——对国内犹太人的迫害…………… 69

第五章

丧心病狂——发动消灭国外犹太人的战争…………… 90

第六章

惨绝人寰——纳粹分子的集中营…………… 111

第七章

灭顶之灾——东欧犹太人的遭遇…………… 135

第八章

嗜杀成性——“特别行动队”的残忍…………… 168

第九章

万死一生——隔离区里犹太人的反抗…………… 196

第十章

坚韧不拔——永存的犹太民族意志·····	217
----------------------	-----

附录一

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的命运·····	234
希特勒统治下的西欧犹太人的命运·····	236
希特勒统治下的北欧犹太人的命运·····	254
希特勒统治下的中欧犹太人的命运·····	259
希特勒统治下的东欧犹太人的命运·····	272
希特勒统治下的东南欧犹太人的命运·····	282

附录二

“最后解决”的数字·····	290
----------------	-----

附录三

纳粹恶魔的下场·····	292
--------------	-----

后记·····	361
---------	-----

第一章

种族偏见——希特勒反犹世界观的由来

以 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分子，在其统治的区域内，对犹太人进行了前无先例的迫害、灭绝，制造了世界民族历史上的特大悲剧。在希特勒之流看来，犹太人只是劣等民族，无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狂妄地认为，欧洲一定要成为“没有犹太人”的欧洲。

对犹太人憎恨、厌恶甚至消灭的思想，对希特勒来讲，从青年时代起就逐渐形成。

希特勒在他所著《我的奋斗》的最后一章中曾写道：“如果在战争期间，被毒气毒死的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名犹太败类，与为战争所作出牺牲的我们德国成千上万名杰出的工人相比，与前线几百万人的牺牲相比，简直不屑一提。”可见希特勒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观点，在形成之前的15年左右，就已产生或萌芽着类似的下意识。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想法，早在19世纪期间，就被那些发狂反对犹太人的种族分子勾划出来了。一个时期以来，最狂妄和顽固反对闪米特人的人，面对政治和社会现实总会接受这种思想。然而希特勒不仅是一名狂热的反犹宣传家，他还把狂妄的思想变成了具体

行动。大肆屠杀犹太人就是在他的基本信念和思想意识支配下进行的，是在反犹世界观的指导下完成的。

希特勒的思想和行动的内在联系，比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明显高出一筹，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憎恨犹太人是这些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而且有其长期的历史根源。直到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和统治欧洲时，这种憎恨犹太人的抽象思想才呈现为令人可怕的具体行动，才产生出人们都看得到的事实。反犹主义在此之前，还没有能够变成明显的事实，希特勒反对犹太人的思想是造成大屠杀的人种毁灭思想的起点。这种状况在以前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没有出现过。

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对希特勒的关于犹太人的思想非常感兴趣；而希特勒的反对派们发现这些思想难以自圆其说，并且因太不合逻辑，要进行分析 and 反驳时居然无从下手。然而，今天当我们看到他的照片时，似乎使我们很容易地懂得希特勒当时为什么会被人们轻视和低估了。他是一个中等身材，长着一对小而亮的眼睛，鼻子下留着古怪的小胡子，头上留着打着发油仍难以压平的翘头。这个形象似乎是他那种狂妄性格的讽刺象征。他说话口吃，装腔作势，脸无血色，缺乏神采，没有生气，是一个十分不出奇的人。一位种族生态学权威描述1923年见到他的情景时写道：从脸和头来观察，他属于劣等的杂种货，前额往后，丑鼻子并是一个不能完全自我控制的人，但却表现出一种狂妄精神，一副十足的自负神情。

雷克·马莱泽温回忆道，1932年在通常没有卫兵守卫的一家慕尼黑饭店里观察他，他像一个极普通的顾客。因此，“当时很容易在极不起眼的饭店里打死希特勒，如果我要是把他打死的话，这块‘污物’就不会污染后来的世界，我们就

不会遭受数年磨难。当时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打死他，但我只把他看作是舞台上的一个小丑，而不屑向他开枪”。

胡言、小丑和政治上的专横跋扈——这是希特勒的特征，但是他的声音却使得数百万人难以忘怀。黑敦描绘道：“他的喉音响得像雷鸣，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显得坚定、果断和有意志。难道说这种声音就能够使数百万人入迷吗？或者说这就是他胡言乱语进行种族宣传的魅力吗？”正直的人们认为，希特勒反犹太人的思想动机只不过是那些对犹太人怀有私怨的人们的政治诱饵，只不过是遮掩他们明目张胆谋取权力的手段。然而，正是这种诱饵和手段使他达到了自己的个人目的。种族主义和迫害犹太人的狂妄计划，是他争夺权利的背后的思想根源。

希特勒精神世界的中心之一是关于犹太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他的世界观和政治野心，也是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决定了从1933—1945年，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反动法律的制定，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犹太人在欧洲被杀害。世界历史中，几乎没有哪一种思想会造成如此惨重的恶果，尽管希特勒的这种思想如此缺乏理性，如此荒谬，但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仔细分析。

《我的奋斗》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希特勒思想的素材。这本书是他于1923年组织慕尼黑啤酒酒店暴动失败，被捕后在兰兹监狱写成的。这本书尽管粗糙冗长、结构松散、章节杂乱，但基本风格属于自传体。这是一本自夸的书，为自己炫耀的书。在书中，作者被说成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俨然一个政治救世主。当然，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希特勒形象的意思，但他的确在书中隐瞒了影响他形象的人或事。关于他的世界观的由

来，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认为，他在 1924 年所写的书对于 1904 年、1908 年和 1912 年的描写具有多大的诚实性，或者不能确信在智力发展上有什么传奇的色彩。在希特勒的一生中，他的拥护者或反对者对他的早期生活都提供了一些支离破碎的证据。后来的学者关于希特勒本人虽然也提供了一些更加详细的情况，然而他的身世和早期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谜。

阿道夫·希特勒 1889 年 4 月 20 日出生于奥地利布劳瑙小镇，他是其父埃劳斯·希特勒和其母克拉拉的第四个孩子。克拉拉是埃劳斯·希特勒的第三位夫人，比丈夫小 23 岁。埃劳斯（1837—1903）是玛利亚·安娜·西克尔克鲁勃（1795—1847）的私生子。埃劳斯是一个教名。至于希特勒祖父的身分简直是个谜，尤其自从人们怀疑希特勒的纯种族出身以来，阿道夫·希特勒祖父的身分一直令人迷惑不解，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842 年当埃劳斯 5 岁时，他的母亲与约翰·乔治·希特勒结婚（其家族姓氏的拼法有三种：Hittler、Hiitle、Hitler）。然而，埃劳斯似乎是由乔治的弟弟约翰·耐刻马克带大并扶养成人。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个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1876 年，当乔治 84 岁的时候，他正式认埃劳斯（当时 39 岁）为子。他合法地取父姓为名。当然，或真或假难以断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乔治早就死了，耐刻马克设法改写教区档案，并找来三个证人作证。而这三个人知道乔治生前曾把埃劳斯认作儿子。

关于希特勒身世的另一个更有想象力的说法是，他的祖父就是犹太人。这种说法来自德国占领波兰时的总督汉斯·

弗兰克之口，而且他在纽伦堡被判处死刑前也写下了文字材料。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埃劳斯的儿子叫威廉·帕勒克，是希特勒的同父异母的小弟弟。他在一封信中曾威胁要泄漏希特勒的犹太人身世。希特勒本人曾很有信心地要求弗兰克和他的顾问调查这一事件。弗兰克认定自己的说法有根据，认定埃劳斯的生父是其母受雇于人时那家19岁的儿子。而那家人是犹太人。可是，1945年后当地调查记录表明，当时该地区没有犹太人，因此这个说法又显得根据不足。

阿道夫的父亲是奥地利民政局的一个职员，他的工作一调动，家庭就随之搬迁。在阿道夫出生后，他们家搬到一个名叫帕塞的边境城镇。1894年，当阿道夫5岁时，他们家又搬到了利兹郊区，在那里最后定居下来。埃劳斯于次年退休，靠买卖农场度过晚年。他与儿子阿道夫的关系既紧张又激烈。在其父的坚持下，这位对什么都不在乎而又懒惰的阿道夫，考入利兹里舒勒中学，这所中学是培养手工技术和经商技能的学校。但不久阿道夫便与他爸爸的想法发生了激烈地冲突，他想成为一名画家或艺术家。1903年，埃劳斯死了，阿道夫的压力也随之消失了。克拉拉使用她最后这个丈夫的抚恤金，供养阿道夫·希特勒继续就学。

第二年，阿道夫因学习成绩太差，便由里舒勒中学转入斯达利舒勒学校，他在那儿寄宿，平平淡淡度过了两年学业，于1905年毕业离校。在校期间唯独拿得出手的两个科目是手工作画和体操。他没有能够参加最后学位考试，因此学位与他无缘。若干年后，他的一位老师把他描述成是一个缺乏自觉性、脾气极为暴躁、固执和任性、骄傲和自负的一个人。当他从中学毕业回家时，他妈妈已经把原来居住的房子卖了，于

是他们一起搬到利兹城内。他母亲靠每月的寡妇救济金和变卖房子的钱来抚养阿道夫，阿道夫当时似乎也并没有想安定下来，寻找一分固定的工作。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把家庭对他的影响，朋友对他的影响以及利兹周围环境对他的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他说，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从不记得听说过“犹太”这个词，把埃劳斯的观点描写成或多或少具有世界主义的意思。他说，在利兹只有为数不多的犹太人，他爸爸把这些人看作是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德国人。他承认，他爸爸并没有特别憎恨犹太人，也没有进行过有组织地反对犹太人的活动。但他的童年好友奥格斯特·古毕塞克的记忆正好与其相反，他说埃劳斯是著名的泛日耳曼主义者和反闪米特主义者——乔治·凡·希耐勒的一位追随者。另外据说，希特勒的一位小学老师是一位公开的反闪米特主义者；他所在的里舒勒中学也有几位坚决反对闪米特人的老师。根据古毕塞克的说法，希特勒本人早在1904年就是一个坚决反对闪米特人的人。还在利兹的里舒勒中学念书期间，他就读过当地发行的反闪米特人的报纸。而且在利兹，希特勒把魏格纳这样一个理论家和音乐家当作自己崇拜的偶像，他曾经拜读了魏格纳所写的《犹太音乐》和《衰败与再生》等著作。希特勒后来曾写道，谁要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谁就必须认识魏格纳。

1906年，希特勒在维也纳进行了短暂逗留，并让老母设法给他提供更多的旅途费用，以实现自己进入高级艺术学校的野心。1907年10月，他把自己的绘画作品送到高级艺术学校，但被判为低劣作品，从而拒绝了他的入学要求。他留在维也纳靠母亲寄来的钱维持生活。第二年他又再次申请进入

这所学校，但这次竟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得到。此时他的母亲已患了乳腺癌，并于1908年12月21日病故，希特勒回家奔丧，几周后他便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返回维也纳。在维也纳，他默默地度过了毫无欢乐的4年。

在维也纳的这几年，是希特勒一生中最不得志的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当他花光遗产和孤儿救济费后，便不得不搬到简陋的小客栈。在那里与一个叫汉尼奇的人合作，他画明信片或复制风光画片，汉尼奇在城里叫卖，以此维持生计。那些风光片多半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剧场、舒恩布伦王宫或者舒恩布伦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等。这些画片大多矫揉造作、没有生气。1910年希特勒认为自己受他欺骗了，便到法院控告汉尼奇，汉尼奇因此被捕判刑。至于其后3年，对希特勒的了解甚少，只不过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仍继续过着同样贫困潦倒的悲惨生活。

在《我的奋斗》中，记录着他如何想要开发自己的智慧。希特勒说维也纳成了他反闪米特人的起点，并说这对他是必然要经历的最伟大的精神变动。他又说：“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闪米特人的反对者。”他在利兹所进行的反闪米特人的尝试，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希特勒想把他这“真理的发现”，变成不受他人干扰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与利兹相比，维也纳则是希特勒更为重要的反犹太人思想和世界观形成的发源地，以及使他开始认真考虑种族及种族生态发展的问题。希特勒是这样描写第一次遇见东欧犹太人的情景：“一次当我在街里散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身穿黑色长袍、留着黑发的幽灵。这是犹太人吗？这就是我最

初的想法。”观察了一会儿，他又想到另一个问题，这肯定不是德国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买了一本反闪米特人的小册子，但我发现其文学手法不高明”，他说书中所提供的内容都是事先就已经对犹太人有所了解的知识，此外那些枯燥无味和毫无科学性的争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只有他自己的研究、自己的经验，自己慢慢升腾的灵感才能理解犹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怎样与他们进行斗争。希特勒说自己并没有受到现存的反闪米特人的外力的推动，也没有家庭事先给予的影响，也没有来自公众反闪米特人的影响和文化上的熏陶，他要靠自己的天才思想，独自来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他写道：“维也纳，在我的生涯中尽管是最艰难的时期，然而我在那里却获得了大众哲学并打下了独特政治观点的基础。”这种政治观点，一直充斥并支配着他以后的生活道路。

但是，外界的影响显然也对他产生着作用，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反闪米特人的政治活动流行，这类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多，反闪米特人的文章和书籍层出不穷。尽管他身居小客栈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但他还是接触并了解到了许多反闪米特人的问题。他曾说过他读过《世界报》，而且一开始就被报纸吸引住了，很快就赞成报纸的观点，他说在报上看到了犹太人的卑劣和丑恶伎俩。但维也纳的报纸对德国所持的敌视态度也使他大伤脑筋，在这个问题上他承认他经常买呼吁反闪米特人、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德国报纸，并经常去认真拜读它们。

在当时维也纳众多的反闪米特观点的刊物中，他可能接触了许多。一段时期，他对古怪而神秘的种族主义者兰兹的

刊物入了迷。兰兹在 1907—1910 年出版了一系列被称为《奥斯他拉》的刊物，它们描述了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英雄与代表着较低劣人种的黑皮肤多毛的猿人之间的斗争，其中心问题是保护雅利安女人免受恶魔般猿人的奸污。《奥斯他拉》刊物在许多书摊上均可买到。希特勒在街角的书摊上买了这种刊物，然后就开始定期地读下去。1909 年他找到兰兹，得到兰兹赠送的一些过期的刊物。

《奥斯他拉》中描述的猿人并不总是明显地标示为犹太人，也许这是因为兰兹认为他所描绘的种族冲突，足以满足那些无固定职业而穷困潦倒的读者，这一类读者中许多人都像希特勒一样是单身汉。兰兹在一本《奥斯他拉》刊物上对犹太人这样描写道：“我们不梦想鼓吹大屠杀，因为人们并不欢迎那样，那么‘阉割’则是达到绝育的有效作法”，他认为阉割刀是解决犹太人的最好工具。这时期，希特勒也从《奥斯他拉》上看到了关于“卐”（音：万）字的解释，并把“卐”认定为种族纯洁的标志。为宣扬“卐”，他曾于 1907 年把“卐”字牌匾挂在城堡大门的上方。

除了《奥斯他拉》以外，兰兹还写了一些关于种族神秘主义内容的刊物，这曾经在希特勒的私人藏书中发现了一本。这本书出版于 1908 年，主张犹太人或其他低劣人种以及混血人种都应该从地球上消灭掉。十分明显，这种种族污损的恐怖说教和过分夸张雅利安妇女所面临的危险，显然满足了年轻的希特勒。使他在迷恋于性爱的同时，陷入了深深的种族恐惧之中。《奥斯他拉》对他的影响，可以从《我的奋斗》一书中被大段引用得到证明：“带着穷凶极恶的笑意，留着黑色头发的犹太青年，企图要用他们的血去污损天真的少女，而

且想把她从她的家里偷走。”

希特勒还崇拜所遇到的另一位热衷于种族主义作品写作的作者，那个人就是盖杜。该人精力旺盛，貌似知识渊博。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盖杜曾出版了几本著作。他在书中美化了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赞美已经衰败了的基督教异教徒——日耳曼人的智慧。盖杜认为恢复真正日耳曼民族的生命力，就要采取古老的手法和富于想象的手段。盖杜与兰兹一样，把“卐”作为条顿人一种神秘象征的标志，但与兰兹不同的是，盖杜把政治手法附上种族和宗教的神秘色彩。他与乔治·凡·希耐勒所倡导的反闪米特人运动有联系，并为其出版物撰写文章。他站在政治神秘主义的立场上设想出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将从条顿武士的英雄中获得再生。然后盖杜预言，当这位领袖出现的时候，帝国就要分成几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长官，在领袖登台执政后，纳粹就会齐声附和。

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主要的政治运动——希耐勒的泛德运动和卡尔·律格的基督教联谊运动。希耐勒泛德运动的主要精神支柱是反闪米特主义。律格的基督教联谊组织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德国和奥地利的反闪米特运动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维也纳人对律格十分崇拜，1895年之后，他几次被选为市长。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长篇累牍地谈到希耐勒和律格。他认为希耐勒不愧为奥地利政界中反闪米特运动的先驱。律格则具有强硬的性格和专横的政见。他一面煞有介事地指出他们所倡导的“泛德运动”中的谬误，另一方面却承认他们所主张的反闪米特主义的正确性，尤其是他指出在种族问题上，人们需要做出正确地理解。由此暴露了希特勒反犹太

人思想的来源。在希特勒看来，他们的共同不足之处，是把政治运动涂上了宗教色彩，而没有站在种族立场上去认真理解“犹太危险”。因此，希特勒认为：这样难以战胜犹太人，“如果情况发展得越来越糟，用宗教色彩就会从反面去挽救犹太人的生存。”希特勒认为律格领导的“宗教联谊运动”是冒牌的反闪米特主义组织。

希特勒从未提到过他在维也纳是属于某一党派或组织，但如果讲到他的思想，似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说自己没有去找任何团体，甚至没有遇到一个以反闪米特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团体。实际上古毕塞克曾证实 1908 年的一天，希特勒进屋就说：“咳，今天我成了反闪米特同盟的成员，我也给你报了名。”也许希特勒的确加入了由像他自己一样的不称职的人、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流浪汉和惯于在街上空谈犹太人卑鄙阴谋的这一类人所组织的一个小团体，也许这个小团体没有能认识到希特勒的才能。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在我的小圈子里，我讲得口干舌燥，然而还是毫无效果”，可他又带有几分自豪神情承认：“在我最亲近的几个人中间，虽只经过不多的说教，但也还获得了他们的信赖。”

然而，希特勒可能故意不提与任何组织的联系，因为他想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保留着伟人成长的传奇色彩。他说：“我确信在一般情况下，人应该到 30 岁时才能参加公共政治活动”，“否则，他就要在重要问题上改变自己原来的观点或墨守早已被时代抛弃的观点。”后来，当 1919 年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时，他正好 30 岁。

希特勒在维也纳对犹太人的印象，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这样记载：他对犹太人的印象只是一种感觉化，犹太

人的形象多半是肮脏的，“衣服是肮脏的，身体是肮脏的。犹太人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有病，犹太人应对维也纳的娼妓和白奴交易负责。”他“发现”犹太人控制了维也纳的报刊出版、城市文化和艺术生活，他们是社会民主党运动，即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最后，他狂妄地得出“犹太人在种族上决不属于日耳曼人”的答案。

1913年5月，希特勒带着这种思想，即带着反闪米特人的时髦口号和恐惧心理，来到了慕尼黑。

这位没有朋友和家庭，也没有固定职业和工作的24岁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我“急于寻找自己的身分，即寻找自己的命运。”

他在慕尼黑工人区的一家裁缝铺里找到了一个房间，继续他在维也纳那样以叫卖自己画的明信片糊口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仍继续从事早在维也纳已开始的反闪米特种族的“研究”，拜读有关的报纸和刊物，进行实际“观察”。他似乎变得更加富有进攻性，信心更加十足，在小旅馆和啤酒店公开演讲，他把自己塑造成先知：“从1913年到1914年，今天我面对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界人士，第一次表达我的信念就是关于德国的前途问题，就是怎样去摧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当时在慕尼黑属于全国性的反闪米特组织中，至少有两个较大的纳粹组织。他可能参加了“条顿骑士团”（建于1912年，其形式为共济会式种族协会），其中一个叫阿曼诺敦的分团体。在他的私人藏书中有该团体送给希特勒的字样，表明他是该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与“犹太人秘密阴谋”作斗争。该组织的刊物叫《Runen》（北欧古字，神秘的符号），这种刊物的封面就以“卐”字作为标志。